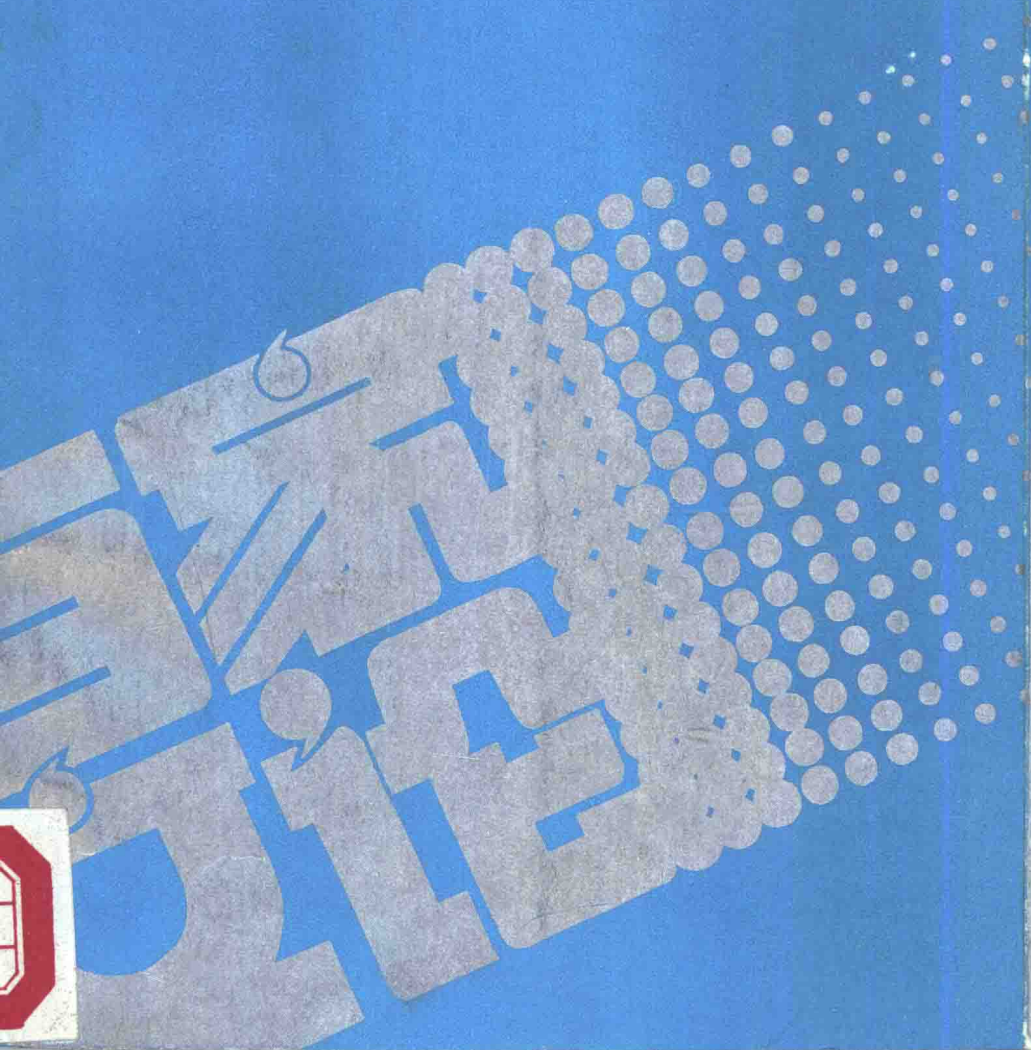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

诗美的积淀与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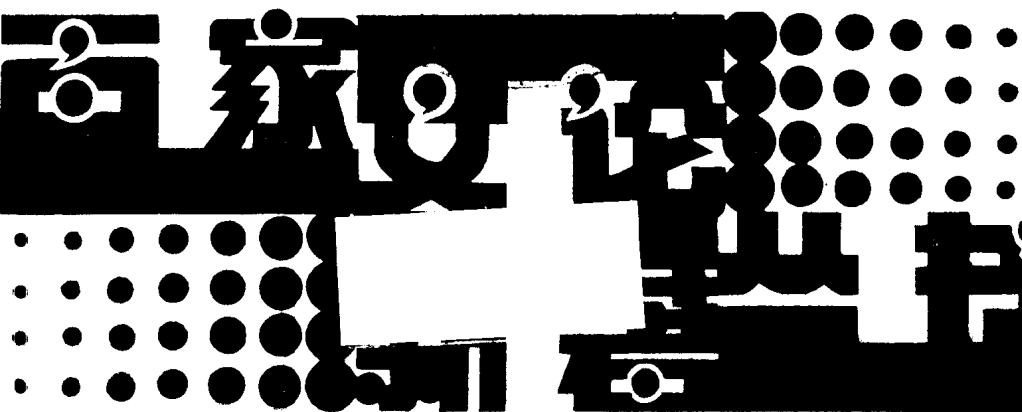
杨 匡 汉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

诗美的积淀与选择

杨匡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白崇义

封面设计：李正明

诗美的积淀与选择

Shimei De Jidian Yu Xuanz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60,000 开本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1⁷/₈ 插页3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840

书号10019·4186 定价2.60元



作者像

编辑前言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问世了。

它是在祖国奔向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涌现的一束浪花。

它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前进步伐在文艺理论领域激起的一串回响。

它是研究者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勇于开拓、大胆探索赢得的一系列创造性成果。

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正在出现新的发展态势，文艺研究的领域正在急速拓展。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创造了多姿多采的文学和艺术，它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文艺理论批评与之交相辉映、互相促进。有鉴于此，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力求发扬“百家”精神，为开拓者的探索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波助澜。

文艺研究必须在建设中发展。建设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构筑完整、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套丛书将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尽心竭力。凡属力图对此项建设有所增益的理论著作，无论是借助新颖的研究手段还是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从事新领域的开掘还是坚持在原有的沃土上耕耘，无论是名家手笔还是脱颖而出的新锐之作，只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有严肃的科学精神，富于学术创见和理论深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都一视同仁，乐于催生，助其问世。

丛书设想在近期有计划地组织若干自成格局的学术专著和确有相当理论价值的专题性论文集。它不仅重视文艺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促其日趋完善化，而且兼顾宏观概论与微观分析，以利于文艺规律探讨的深入。鉴于不同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情况，举凡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化学等方面的边缘学科论著，也理所当然地在它的组稿和选收范围之列。

愿丛书能在新老研究者的热情关怀和广泛支持下健康成长！

愿丛书能为广大读者传递新信息、传达新见解、传授新知识，在读者的厚爱中扎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自序：在大海边

蓝色的汪洋将我召唤，我再次来到一望无际的大海边。云生风起，潮潮汐汐，万类音响，千种奥秘。辽阔而渊深，庞杂而单一，雄浑而奇丽，严厉而温情。不停的运动，不断的更新，不灭的波光，大海保持着青春的精神与自由的活力。难怪诗与海结有生死缘，我来重读沧海，灵魂与肉体不禁要在这里双双高飞。

在大海边，我接受了两位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的文学硕士对我的心理分析。他们共提了四个问题，并且要我不加思索地快速回答。问题之一：“你第一次看到海时的原初感受？”答曰：“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投入它的怀抱。”问题之二：“你第一次见到森林时是什么心理？”答曰：“我感到它挡住了自己的视线。”问题之三：“你第一次望着井有何感觉？”答曰：“太深，太朦胧，看不清有什么东西。”问题之四：“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又最不喜欢什么动物？”答曰：“喜欢海鸥，极其厌恶老鼠。”他们并不了解我的过去，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您热爱生活，热爱事业，向往自由，追求崇高，却又常常感到有困扰、有阻力、有烦恼、也有波折。”我当时顿悟，他们是学文的，懂得象征，“大海”“森林”“深井”都是心理分析运用的符号。但我得承认，他们的结论大体上是不差的。

是的，我热爱人生，但命运给予我太多的坎坷；我热爱事业，但书林往往召我以烟景；我向往心灵的自由，但常常自己束缚着

自己，我希望改造自我并完善自我，却也总是难以脱俗并留有各种思想的灰尘。我就是这样矛盾重重地成长也矛盾重重地作文。虽然从首次发表作品迄今已有三十年了，但真正专一地从事文学研究和诗歌批评工作，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也仍然深感世事空茫，学海无涯，道路多艰，自己追求实现创造的自由而又历史地现实地不自由。正因为如此，当我望着大海，更感到自己的愚昧、贫乏、弱小和卑微。

然而，我毕竟应当学习大海，象它那样，即使是一滴渺小的水珠，也要在洪涛之中挥发自己的活力。这样，我才有一点勇气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请，将自己近十年来的文字中的诗歌理论批评部分，加以自信较为严格的爬剔梳理，结集一册，交给读者评判，也托付海水冲洗。

在大海边，在编定这部论文集之后，我曾经多次思索书名。最后终于决定用现在的书名，系取自为一部编著所写的序言，并与之同题。我刚刚东临碣石读完澳大利亚的百岁寿星、享有世界声誉的美术家兼哲学家德西迪里厄斯·奥班恩的《艺术的涵义》，并赞同他的如下观点：“我们越是透过艺术的一般概念，就越清楚地看到，读画是‘踩着石头过河’，即越过教条主义阻隔进入创造领域的唯一跳板。如果达到了这样的阶段，我们就能系统地阐述艺术的功能的含义了。照我看来，艺术的功能是把我们的精神生活提到日常事务的枯燥单调之上。这个提高的基础，不是学校教育而是自由的精神。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份。”我们也可以同样理解诗歌和诗论。我以为，在批评实践中，我们大可不必把诗歌的功能与美学价值问题放到高尚的精神生活所远不可及的玄虚幻境中去，我们也不能让它被凝固的概念或僵化的抽象带走而留下一片经院式的天空。诗歌作为一

门艺术,其本身就有组织、优化、选择的功能,不论其功能形态多种多样,总是同外在自然也同内在自然存在一种巧妙的“同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是靠审美建立起来的。从审美经验到审美观念到审美趣味到审美理想直至审美情感的成就,我们可以透过功能的形态而考察它的价值意义。也就是说,诗歌的功能和价值不是只靠一个外部标准或一种客观模式才能确认,它作为自由的象征和精神的呈现,是在丰富和完满的审美感受中,才获得自己丰富和完满的存在,才获得属于诗的功能与价值的本原。而诗的功能的发挥是为了不断创造审美价值,这样,我们肯定诗美、重视诗美,必然也意味着:创造不但不是失败的作品,而且是真正排斥了非诗因素的困扰、真正能引起人们激动和长久沉思的作品。出于上述理解,我归纳了三个大的理论侧面,从审美的角度对中国当代诗论、诗人和诗作进行若干粗略的美学探讨。第一编“审美观念篇”,侧重于结合诗歌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企求进行观念上的一些重新调整;第二编“审美判断篇”,侧重于联系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自然远不足以概括与反映广大诗人的创造),考察在审美理想观照下迷人的星辰、亮丽的眼神以及诗美的情调;第三编“审美意识篇”,则侧重于在改革与开放的大时代,研究激活当代诗歌意识的某些方面,同时也表示拓展审美视野的一种神往。尽管我企望自己在精神的海洋、审美的领域里驰驱,应当承认,我对自己评论与探索的对象仍是模糊弗晰的。我该有自知之明:我只能在海边拣些贝壳,而还没有足够的智能投入诗歌的海洋自由潜泳。

我站在自然的和诗歌的海边。我看到,海面一个浪接一个浪地既追赶着又消逝着。这使我深受触动。我以为,对于包括诗歌批评在内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其理想的功能与价值,并非

追求唯一的现实性和圆满性，并非把完成的文字看作一种静态的结局的展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总是把达到的目标或实现的目的，看作是已经或正在消逝的环节；而把对这一环节的超越，视为理论上和学术上前进的象征。因此，我愿意把这部论集仅仅视为一个消逝的环节。

再见吧，大海！如果我今生不再寻求新知，充实生命和更新灵魂，那么，我将愧对你的启示，没有资格再来到你的身边。

一九八六年酷暑，北戴河归来。

作者简介

杨匡汉，上海市宝山县人，一九四〇年生。一九五七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六一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和评论。毕业后曾先后担任记者、编辑和大学教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著有《战士与诗人郭小川》、《艾育传论》、《诗美的奥秘》、《创作构思》、《缪斯的空间》等书。

目 录

自序：在大海边	1
---------------	---

第一编 审美观念篇

中国新时期的诗美流向	3
诗美的崇高感	22
当代性：一个审美的命题	40
勃发深沉的思辩力量	45
充实与空灵	54
化美为媚	66
赏诗说“变”	73
佯谬语言	82
翻空而易奇	99
春天来了，该换衣服了	106
辩证地看待诗的民族形式问题	110
限制的艺术和生长的秩序	121
读《诗美艺术》	128
鉴往知来	134
——关于胡风部分诗论的断片札记	
诗美的积淀与选择	143
——序《中国新诗萃》	

第二编 审美判断篇

火把、诗和他同在	151
雄丽交映	175
在崇高的领域驰骋	198
兼得于英雄花与含羞草之美者	217
流云自行的意象组合方式	229
中国士兵的感情投影系统	245
当代人情绪的历史	263
轻蔑暗夜和扑向春晖的笑	285
愿新人们走向成熟	295

第三编 审美意识篇

缪斯的空间意识	311
主体的超越意识	324
诗魂的使命意识	333
批评的开放意识	339
诗人的宇宙意识	345

第 一 编

审美观念篇



中国新时期的诗美流向

I

中国当代诗歌复兴于新旧交替的时期。这对于寻求历史情思又迎接未来挑战的诗人们来说，既是一种幸运，却也格外艰辛。十年前的文化浩劫造成缪斯在血泪中呻吟。而到了十年后的今天，已出版一千余部诗册，涌现一千多个诗歌社团，集结了上万名专业与业余的写诗队伍，呈示了竞相“领异标新二月花”的创造格局。如此景观，确是自有新诗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短短十年，诗的变革是振奋人心的，同时也充满着痛苦和困惑。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物议。人们不会忘记，当诗告别恶梦般的昨天，从泥淖和漩涡中归来，我们实际上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抉择：是囿于“斗争工具”的狭隘规范去“代圣贤立言”，还是恢复“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抒情本性？是将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形式范型当作一种定势凝固化，还是把诗视为心灵自由的艺术而投入生生不息、繁富多变的美的创造之中？是把单一化、标准化当作创作法宝，并绝对地排他，还是确认诗美的多维反应原则，始终向着新的现实世界和情感世界开放，从而对各种各样的感知方式和艺术探索予以理解、宽容与鼓励？是因袭和重复那些貌似激烈、实则非诗的陈词滥调，还是创造新的有活力的诗歌语言，使活在唇舌上和心灵中的符号系统得到调整、优选，以更好

地同世界对话?是泥乎实,仅仅满足于急功近利的“配合中心”,或者泥乎虚,走向沉溺于渺小哀怨与卑琐欲念的另一端,还是让诗本着“将人提高”的宗旨,以超验气度和宽弘目光对动荡的现实人生进行审美的观照?中国新时期的诗歌再一次失去了平静。无所适从也罢,论争、烦恼、探求也罢,都是在蜕旧变新的年代里生活和诗歌自身的矛盾在人们审美心理上的反映,是诗史和诗艺的阵痛的组成部分。其对诗歌发展潜在的促进作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显示出来。

这一切骚动不宁使众多的诗人需要谋求和解。而我深深感到,诗歌领域的整体和解是需要由美学出面媾和的。在多数情况下,诗在某些层次上被人们跟美的概念相重合或简单地混同。我们的论题则要求首先区分诗歌与诗美这两个概念。诗歌作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客体的存在。诗美相对于诗歌现象来说,更侧重于主体的审美判断。有节、有韵、顺口、能唱可以作为诗而生存,但并非必定具有内在的美质,即是常识性一例。诗美有其外显形态,也有其深隐层次。它的标准与规范因面对丰富、流变的精神现象而难以机械划定。不过,我们还是愿意从这里出发,探究中国新时期诗歌走向开放和进步的轨迹,对诗美流向作大致的总体评判。

I

新时期诗歌的复苏与变革,首先从诗歌价值观念的重新认识与调整上体现出来。

在诗歌中,价值观用以标明的是人们对通过诗所维系的世界的特殊关系,评定诗歌这一文化现象对于人们的功用和意义。